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一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與曹中堂論儒林傳目書

承示史館所擬儒林傳目衰朽之餘得聞著作之目雖
昏髦善忘然以此事敬承商訂不敢忽也惟我朝經
學之盛邁東漢誇南宋者以業富而理醇也往古諸儒
至南宋洛閩之徒義理日精其理醇矣而學未富東漢
馬鄭諸家師承之富而理未醇至我朝

聖聖相承稽古闡道

欽定諸經義疏集條理之大成實前古所未有士生其
間研精正業勿敢蹈於歧趨是以今日儒林之目必以

篤守程朱爲定矩也昔在漢時馬鄭之傳注申轅后戴
之著錄淵源訓故各自名家然而諸經立學之後先諸
儒講解之同異尚有未能畫一者逮於宋儒說理漸入
精微矣然而諸經之繁博諸家詁訓之網羅散失豈能
猝以一時甄定之是以呂東萊於詩傳尚存朱子未定
之論黃勉齋楊信齋於禮經尚待次第補朱子未竟之
緒蓋其積漸臻於成就者又不能執一日之專業以名
之亶其難矣至今日際會

聖人在上實學光照乃得萃漢儒之博瞻與宋儒之精
微一以貫之學者束髮受書皆從朱子章句集註始及
其後見聞漸廣必從事於攷證焉則博綜漢唐注疏以

旁及諸家遞述之所得皆所以資辨訂而暢原委也顧其間師友所問難名義所剖析漸多漸衍緒言日出則攷證之途又慮其旁涉必以衷於義理者爲準則博綜馬鄭而勿畔程朱乃今日士林之大閔也故其墨守宋儒一步不敢他馳而竟致有東漢唐注疏於高閣叩以名物器數而不能究者其弊也陋若其知攷證矣而騁異聞侈異說漸致自外於程朱而恬然不覺者其弊又將不可究極矣是以文必歸於行而藝必衷於道則凡援據辨訂訓詁校讐諸名家者一以經律之凡漢儒之詳審所不能齊宋儒之探討所不能悉者合而爲我國家儒林之實學庶其克副乎 國史之儒林傳也矣

凡入此目者有其人必有所著之書有其書必有其
援據準證之所趨然後上而進呈

御定下而垂示士林宜慎取勿濫收乃足以爲將來讀
書稽古者勸館下校勘諸君俾其凜此意也則或足以
無憾無悔歟

孫奇逢先生理學大儒此與陸稼書二先生皆儒林之
冠無可復疑者矣況陸隴其久已配食 聖廟兩廡其
在儒林傳固不消說矣此二老皆在 國初者其在近
日則顧棟高已經奉

旨入 國史列傳此在乾隆年間諸人之首又不待言
矣毛奇齡著書五百卷其中說經者亦有數種固當入

儒林然朱彞謨撰經義攷三百卷豈不視毛之數種更
有益乎惟以其詩集內有風懷二百韻一首耳昔竹垞
自定其集已刪去此首旣而不能捨之繞几回旋至通
夕不寐乃曰實不欲棄此首不過不吃生豬肉耳蓋自
知其集有此作不能配食 廟廷也然而畢竟有經義
攷三百卷卽使不可配食 聖廟而入儒林傳究與配
享不同毛奇齡全書五百卷開首一卷是舜典補亡乃
其最末一卷是賣唱之打花鼓兒曲此則較之風懷詩
何如學者但見其全書五百卷之富而不省記其末卷
是打花鼓兒之賣唱曲子此則竹垞與西河一在儒林
而一刪之可乎愚竊以爲毛西河若入儒林則朱竹垞

亦不能刪也。又若錢澄之入儒林者，因其有田間易學一書也。爾日錢田間與查初白共講易，查初白有易玩辭集解一書，實在田間易學之上卷帙加倍之，而刊本早行。若查初白只入文苑，則錢田間獨入儒林，可平至近日若朱竹君、周書倉學皆極博，然未嘗有撰述之書。桂馥亦然，桂馥尚有續古文韻，續三十五舉之書。朱竹君、周書倉則并此而無之。錢大昕史學也，則其弟錢大昭亦應附於下。盛世佐既入此，則姜兆錫、吳廷華亦應附矣。江岑之尚書注疏不用舊注疏一字也，直是自己另作注，又於每條下以小字另自爲疏，注與疏皆此君一手寫，雜仿六書體，非篆非隸，自成一部注疏，乃自刊。

板行世此人若入儒林傳將必開嗜異者自撰注疏之漸即使其中無誕妄不經語而此風亦不可長誠恐使天下學者自外於傳注漸漸自外於程朱開無數矜奇嗜博之流弊不可不防也大抵此傳中之人必皆深信於藝林衆所允服者方可入此宣慎無濫其有不盡知者皆以此據之雖以此遍質於同館諸公奚不可也

又與曹中堂書

事有不難爲力而頗關於藝林故實者及今日不得不爲院長言之則數科以來新翰林拜前輩太遲也從前改館之後不過月餘之頃卽拜前輩愚壬申會榜在九月十月初改庶吉士卽於十月內連車三日拜前輩前

輩答拜亦卽在十一月也後此尚在夏間拜前輩近來則遲至秋間始拜前輩前輩答拜竟至交冬矣以理論之固以早拜爲得宜卽以情事言之新改庶常每有欲告假暫歸者數科以來竟有拜前輩時其人已訂歸期或已出都及至前輩答拜還其白柬而其人不在館下竟致虛此一答者皆遲拜之所必致也如謂新作庶常車馬或不能人皆齊備又或苦於夏日炎熱連車竟日未免過勞則近來原有分日輪流之事如七十人不過每日二三十人一行則豈有暑月皆不出門拜客者乎況暑雨蒸濕多在六七月後則五月下半月及六月初頗有餘暇卽其必須請假歸者亦尚未定歸期越此新

改館職蒙

聖恩入庶常館後卽擇於旬日內拜前輩諸君子亦適乘登瀛之吉公服求面於體制旣得於事亦不難行亦必不致遲至假旋北歸後有補行回答之事於新吉之榮詞林之盛更爲整齊周匝如果艱苦勞費亦不敢輕此瀆商實無太費而於本衙門有裨益何憚而不亟改爲此專商中堂院長務於今科亟命館人早言日期復此禮儀非愚之私言也

與魯習之書

愚曩時與習之期共學者欲以三傳攷證三禮斯言約舉而未究其實將愚有聞而疑之者聞而疑之所慮猶

小使吾習之粹不得愚之本意則所慮非細昨出都後
馳而東行玉田道中輒發憤而長思之思夫勉齋信齋
二先生欲有以續補子朱子未竟之緒然其大要則皆
循治夫家鄉邦國王朝喪祭之儀此仍非愚所謂纂言
而不敢纂禮者也婺源江氏之爲禮經綱目也愚亦粗
記其略矣亦以大宗伯五禮爲次而加之廣撫羣書耳
愚今所與習之約共學者則不如是也且以勉齋信齋
之書曷嘗不參伍諸家之說以稽經乎顧諸家之說非
可概論者有相沿之說焉經文渾而未析先儒師承有
異說焉諸家說有疑說焉先儒疑以爲當如是有推說
焉經無是文先儒演繹以爲如是後遂援爲定制若悉舉以爲先聖之訓詞可

乎此猶曰注家也至於經文則或記者所處之地不同
所值之時不同所見聞傳授之詳略又不同故此經與
他經某條既符合矣而其中又自有錯互者因流而溯
源者因不同而得同者春秋屬辭比事於傳多及之耳
實亦不止於三傳也易書詩論語孝經孟子爾疋皆其
通會處也誠能觸類而比之件繫而參攷之於此可以
漸得聖人之用心可以驗羣經記述之先後本末可以
見百家師說之同異得失禮有經曲之實非虛言義理
者比則所得皆可徵也所得者皆可徵則庶幾由此可
以讀書乎故曰纂言也非纂禮也今之少年英俊不乏
實學者顧出筆輒撰述撰述輒希斷定吾疑其太早

耳欲撥旬月之暇於蘇齋小屋對設几硯共綜質之倘得租有端緒卽將來讀書之路可稍定其大凡矣

致吳槎客

君子不以方綱椎魯無似輒以大著國山碑攷諉誣訂定悚切彌日又侑以古墨舊軸感戢何似是碑某夙所究心屢獲拓本湊合讀之未若今日承示之詳且博也未若今此所餉手拓之朗析也竊以爲此刻之事與文皆不足道也所可寶者惟其篆而已此篆上比周鼓秦碑固弗逮遠甚卽以天發神識碑嘗見舊拓本筆力峻絕非郭允伯所可議也而是碑則又加以圓渾耳乃若將受祇下一字謂爲筵字者殆未必然餘則籤於卷內

詳矣此書遠過周雪客殆必傳於後而無疑者顧僕頗
不喜近之學者多借碑以駁史其中未嘗無一二創獲
可裨舊聞然得者什五失亦什一學者處千載後論列
千載前之事苟非深有所見如燭照數計親履古人之
地者不能周悉也故先聖曰多聞闕疑疑之不能無也
則闕之爲功大也若併其疑而不生焉則廢學矣又大
不可也今之學者不患其不能疑但患其不能闕耳此
區區之見曩嘗屢爲盧抱經言之者不揣其固陋亦以
奉於君子之前未知可蒙曲恕與否至於一書不當兩
序則前人已言之而盧序專言駁陳志一義則僕未之
敢許更請質之抱經以爲何如也

祇下一字作認似當
是懲字第不知卽懷

字石後得槎客書謂淵如云疑當作慙荆溪外紀作慙
特古今字不同耳竊按此語甚合但慙與慙通不知所
出姑記於此以備攷

答金秋史

省手札具叩諸經義蓋意在欲治儀禮甚善所說鄭注
未剖析處此須通徹詳之當東漢時古籍尚有存者如
王居明堂禮諸條鄭所見必有足資攷者顧未及詳徵
耳且如周官大司樂注既以祭天祭地皆謂之禘矣而
祭法泰折條下不言禘也則何以取信近乃有主張鄭
說以爲禘是祭天者其可從耶鄭君所著禘祫志亦散
見於注疏意宜据注疏所引諸書分條鈔爲一編則可
通徹觀古人之用心矣抑愚有說焉治禮經者但當纂

矣至玉藻注云緼赤黃之間色疏云以舊染之其色淺
赤此固不得與黃朱之芾同義而亦可見毛氏所云黃
朱之是淺而非深矣先生蓋未細會通稱爲朱分析爲
赤之義故疑諸說之相背而其實諸說固未嘗相背也
至於易之取象各指所之困取絨象固不必牽上互之
與色白以爲疑而卽以程傳所分王者之服臣下之服
亦正與前儒詩訓相合朱子本義釋九二朱絛方來云
上應之也釋九五困於赤紱云下旣傷則反爲所困亦
仍與程傳相合黃東發所謂朱子亦未有他說以過之
者也蓋二與五應故以君臣相應言之豈必與互卦離
明之義言之乎

惺齋引孔穎達以爲朱深云赤此條亦未分曉按孔疏之意乃謂朱深而赤淺非謂朱淺而赤深也今若泥此句朱深云赤之語則義背矣詩斯干疏云朱深於赤故困卦注云朱深云赤是矣今毛氏汲古閣本固卦二字訛作內卦其下文又申說之曰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此條正與采芑疏諸侯之服謂之赤芾之義相應也至困卦注朱深云赤句乃鄭氏注語鄭注又云離爲火火色赤四爻辰在午時離氣赤爲朱是也文王將王天子制用朱韍據此則鄭氏固以天子爲朱韍矣李鼎祚集解曰乾爲大赤朱紱之象也赤紱謂二也據此言之則斯干孔疏引鄭氏易注朱深云赤之語亦猶是上句

朱深於赤之旨不過引此句以見朱赤二又可以通稱耳而非謂赤之深過於朱也是不得援此句之深字致觸背上句之深字明矣且孔疏又引乾鑿度之文矣愚又按乾鑿度云孔子曰朱赤者盛色也孔疏引鄭氏朱深云赤一語只此解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鄭氏注朱赤雖同而有深淺之差此句亦極明析可見困卦注朱深云赤一語只極言朱赤之同色而已孔疏引之亦止以證朱赤之可以通稱而已至於朱深赤淺則眾說所同無可歧惑者也

答丁小正進士論樂飢

小正來書云邵子湘蘇詩王注正譌云答周循州詩且

覓黃精與療飢程續注引毛詩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因
蘇詩有療飢字輒改竄毛詩樂飢爲療飢此最眼前謬
誤云云杰按陳風樂飢之樂有二音二義毛詩泌泉水
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鄭箋泌水之流洋
洋然飢者見之可飲可以藥飢釋文樂本又作藥毛詩
洛鄭力召反沈云藥當作療按說文云藥治也療或藥
字也正義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
異杰謂毛鄭二說不可偏廢蔡邕焦君贊見藝文類
聚古文苑衡
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可以忘食王肅詩注洋洋
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孫毓毛詩同異評此言臨水歎逝
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是皆與毛傳同

也後漢書霍諝傳

此在鄭箋前

諝奏記梁商曰觸冒死禍以

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王逸九思疾世

篇

蔡邕王逸與鄭同時

吮玉液兮止渴齧芝華兮療飢皇甫謐高

士傳四皓歌曰可以療飢王融策秀才文療飢不期於

鼎食庾信小園賦可以療飢可以棲遲白居易詩何以

療夜飢是皆與鄭箋同也療療二字自說文而下玉篇

廣韻集韻類篇並收之廣韻藥字兼入鐸部集韻藥字

兼入笑部文選注五經文字羣經音辨增修互注禮部

韻略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並引詩箋爲證證據不爲

不多矣觀子湘所撰古今韻略蓋未能如樂藥療三字

之通故於蘇詩舊注引詩箋者反以改竄古經斥之查

初白亦未經訂正子湘同時倪魯玉吳顯令各有庾開
府集注於小園賦栖遲句引毛詩於療飢句別引四皓
歌是不讀鄭箋者也方綱答之曰正義謂毛鄭異者徒
以鄭加可飲一語耳愚以爲不作飲訓則樂直作藥於
義尤快不必又云得水可以小藥以幹旋其辭也說文
繫傳藥治也臣錯按詩曰多將嘒嘒不可救藥是也弋
勺反是徐楚金又多此一音而與藥義亦可相證又毛
晃增韻三十四嘒下列文凡三曰療曰藥曰樂而引詩
曰可以樂飢其下兼引毛鄭二音又歐陽德隆押韻釋
疑嘒韻療字下注云亦作藥黃補云紹興十一年福州進士黃啟宗表上
亦作樂治也詩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又鐸韻此二書皆

南宋時習用者說文瘰癧之並與樂通明矣近日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樂飢鄭作瘰義更明切與愚見同似不必判毛鄭爲二說惟毛音不同故有樂道一義亦可相通耳蘇詩之用鄭義更自釋然謹已附入補注卷內

答胡雒君

承示惠氏詩古義一條魯頌薄采其芣釋文芣音卯徐音柳此陸氏兼載二說未有以定之也則當以毛傳爲主矣毛傳芣音葵也則與說文訓合旣毛義與說文合則當從說文字从卯音从柳矣說文从艸卯聲力久切此則可据者也篆變隸楷卯之爲卯非一日矣故陸氏亦不能定之而兼載卯柳二音耳至周官醢人芣苢注

云鄭大夫讀茆爲茅杜子春讀茆爲卯而康成謂茆鳧
葵也則仍與說文訓合既鄭康成之注義與說文訓合
則亦當從說文力久切所以陸釋云茆音卯北人音柳
此所謂北人音者卽詩釋文徐音柳之音也故疏云後
鄭云茆鳧葵也者增成子春等義是周官鄭注不从茅
卯之音也至爾疋茜蔓于左傳無以茜酒皆與此茆字
不同而惠氏必援左傳茜酒之茜以駁毛傳鳧葵者核
其所据乃在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茆爲縮也郭忠恕汗
簡雖云集七十一家事蹟然中間諸字頗有不注出處
者其有數字同出者則注曰並見某書此茆字下雖注
縮字未言所出何書至此行末茅字乃注云茲見尚書

是謂此一芽字見古文尙書何嘗謂芽卽縮字見尙書
哉此惠氏誤讀汗簡以下條之注連合上條之注遂執
以爲古文尙書云爾亦可謂扣槃捫籥以爲日者矣魯
頌莠字今板本皆从寅卯之卯乃自陸氏釋文已有音
卯之讀其實則當以說文毛傳爲定說也朱子詩傳皆
用吳才老韻補而吳才老於此字亦云力久切正與說
文合而朱子不用之乃別出叶謨九反之讀其實此字
無庸多出叶音之讀耳

與陳石士論攷訂書

昨見尊集有王君芑孫紅字識語因言義理而斥攷訂
遂比之於邪說此不特不知攷訂抑且不知義理也夫

攷訂之學何爲而必欲攷訂乎欲以明義理而已矣其
舍義理而泛言攷訂者乃近名者耳嗜異者耳然若以
其矜言博涉目爲邪說則言義理者獨無涉偏涉空者
亦得目之以邪說乎義理至南宋而益加密用心至南
宋而益加深切是以楊信齋之禮圖陳北溪之字義黃
東發之日鈔皆本於朱門也馬貴與王伯厚之博聞多
識皆南宋之善學者也故攷訂之學必推南宋雖朱子
不專以攷訂名而精義入微所必衷之於此者也惟其
攷之也確是以信之也篤是攷訂乃義理所必資而豈
得外之乎其空言義理而不知有攷据者無過於有明
一代經書則專尙大全文則僅知帖括是言八比時文

者其或與攷訂異歟然特明人不知攷訂耳至我

國朝而攷訂之家輩出實足以補救之惟時藝之爲體
自與攷訂不同以致日習時藝者置漢唐傳注箋疏束
手不觀問以訓故徵實則茫如也此自在善學者通經
學古以正其趨耳而不善爲之者乃涉取子史之僻事
訓詁之奇字雜入於時文中自命博取之通才而不知
其弊百出也又或輕以已意測古籍不甘闕疑而目爲
錯簡不知六書而目爲通用此皆不善攷訂者致之而
非攷訂之過也甚有臆逞才筆者視攷訂爲畏途如吾
同年蔣心餘有詩筆者也而其詩有云注疏流弊事攷
奇此轉以攷訂爲流弊且歸咎於讀注疏適以自白其

未嘗讀注疏而已今見王芑孫之言至於比攷訂於邪說則其害理傷道視心餘爲尤甚矣將使學者株守兔園講章不敢涉目注疏而後止耳芑孫者吾同年王世琪孫也昔來吾齋知吾欲理尙書諸條問曰先生必專治今文也予應之曰古文豈可廢乎蓋彼習聞閻氏說妄以此疑我耳而今見其評文之謬又若此其亦進退無據耳矣聞此人在南方頗有能文之譽恐其偏謬之論致誤學者故不得不著之

答友人小牘

居今日而辨攷載籍其不得已而加議論者有二端焉一則實有大關係古人處若皆觀望唯諾不爲決擇則

古人受無窮之累既如此則雖實難下手亦不得不爲之剖析也一則實於寸心有憑據處若不發抒卽是自欺其本志旣如此則雖於古人非甚關切而亦不妨爲剖析也除此二端外則闕疑其最要矣嘗謂自古以來著述家總坐在處處求通而難於收拾此天下古今之通病而周易春秋爲尤甚矣

答友問鍾山札記

承示弓父鍾山札記公羊宣八年傳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闔焉者段若膺云當作則無人焉門者則無人焉闔者子謂下句注云故不言堂焉者堂作故不言堂者此條未通据何休注焉者於也視無人於闔門者視者

也按此注則文義正應作門焉堂焉何得以後世時文之句法例之弓父此條啟後人臆改之弊深矣今見阮

注疏按勸記亦從段說誤也記於此當並改正

與桂未谷論所作說文統系圖

來示以所作說文統系圖屬題其圖據案者許慎也坐於左者江式立者李陽冰右則二徐張有而執卷偃僂於前者爲吾衍豈非以衍作學古編溯篆書品目有功於許慎哉顧有所未曉者衍之言曰倉頡十五篇卽是說文目錄五百四十字許慎分爲每部之首人多不知謂已久滅又後人并字目爲十四卷以十五卷著序表人益不意其存矣僕聞之師云爾按漢書藝文志史籀

十五篇倉頡一篇又曰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倉頡篇此卽所謂倉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者無所謂倉頡十五篇者也且此圖於許慎下首列江式則爲說文之學者可信莫如式式論書表曰倉頡覽二象之爰創文字用書契迄於三代厥體頗異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謂之籀書其後七國殊執文字乖別秦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式之此論亦不言倉頡十五篇也且卽吾衍自言亦曰籀文者史籀取倉頡形意配合爲之

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則可見大篆與倉頡已異何況小篆乎亦未明言所謂倉頡十五篇者何所本也況許氏字曰十四卷從來著錄家皆謂許氏所撰未有言其爲倉頡者始皇之時鳥跡初起古文尙始萌芽何從而有一上示三之部敘乎無其部敘何從而爲十五篇乎此明是誤讀漢志以十五篇妄屬之倉頡又以倉頡妄屬之許慎此誠紕謬之極者矣而可以承許氏之統系乎愚意初疑統系二字太大未可據以摹印繆篆之法當之然猶未大害也旣而取學古編核之吾衍之言乃直誣許氏若此則是圖之作恐須更正謹此奉覆請詳擇焉

吳興丁小山見予駁吾子行倉頡十五篇之說因
附論一篇今錄於此

或云漢藝文志及說文敘云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
十五篇子行所云倉頡十五篇乃誤記大篆爲倉頡
耳且以說文十五卷九千餘字爲卽史籀十五篇九
千字乃唐張懷瓘書斷語是又子行之所本也曰據
漢志及說文敘則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
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說文作吏漢興太史試學
童法也未嘗言史籀篇九千字也且說文引史篇如
私匄誼明著史篇則不盡取史篇可知也張氏誤矣
況漢志明云建武時亡六篇矣故唐元度十體書亦

云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今說文引王育說者蓋出於此然則許慎當和帝永元十二年作說文豈得有史籀全書供其采取乎說文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其爲博采諸書可見卽改倉頡爲史籀以爲其說本於唐人亦不可通也又觀其建首也云云其爲創造而非因襲可知又按說文頤部頤下注史篇徐鍇曰謂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玉海亦引之繫傳又以倉頡爰歷博學爲三倉并訓纂爲四篇則益知倉頡無十五篇又按吾子行之說有數謬漢書藝文志倉頡一篇小注云注又云倉頡七章者云云然則倉頡

爰歷博學文字多取史籀而篆體頗異謂之秦篆說文

云小在秦則三書各一篇共二十章在漢則合爲一

篇凡五十五章卽班固續楊雄混入倉頡篇中亦止

一百二章庾元成云九篇篇係章字之誤末有云十

五篇者也十五篇之說起於徐鉉說文注韻部輿下注引徐鉉

語而子行承之果如其說則楊雄傳云史篇莫善於

倉頡作訓纂此句又見華陽國志何故訓纂止一篇耶藝文志

云杜林爲倉頡作訓故何故林所作倉頡訓纂倉頡

故各止一篇耶無名氏之倉頡傳及楊雄之倉頡訓

纂亦各止一篇耶推其致誤之由則說文序云凡倉

頡已下十四篇而說文亦十四篇連敘爲十五篇遂

三書之說所由來

子行之說又異於是

疑倉頡之末亦有敘一篇共十五篇因合倉頡說文而一之不知說文敘下句明云凡五千三百四十字與說文五百四十部不相干涉況敘云凡倉頡已下已下者乃合秦八體漢楊雄訓纂及張敞杜鄴爰禮秦近所說而言

漢志以八體六技列於十家

何二人之不察也

小山此論極該悉矣顧其以說文私字引史篇蓋謂厶字引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爲厶也然此條所稱倉頡乃始制文字之倉頡與頤字下引史籀所作倉頡是篇名者不同而徐鍇所云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者當卽是大篆十五篇或其大篆篇首推本倉頡以爲緣始亦未可知今無從而臆斷

矣然究是史籀之書而非倉頡也吾子行直言倉頡則並未著其爲史籀大篆之篇其爲篆淆益見矣

附桂未谷論說文篆作某

說文序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秦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漢書藝文志曰倉頡七章者秦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馥按許氏謂之小

篆班氏謂之秦篆此卽說文所傳篆文所傳秦刻石
文是也

與謝金圃論萬字

說文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故曰萬蟲也非若虫之
專名虫之總名也蓋特以其足跡名之蟲之與萬萬之
與蠱是皆所謂轉注者也蟲之名義轉爲萬而萬之名
義注於足虫虫皆象形而內則足跡之象形也故因
萬之轉蟲注足而取獸迹之內以屬之蠱則或作蠱蠱
又不專以足跡取義矣說文引爾疋曰狐狸貉貉醜其
足蹟其迹內鄭康成周禮地官注引爾疋曰貉狐貉貉
貉與貉爲獸不同而迹相似也則蟲與獸類不同而迹

相況也故禹屬皆蟲名而亦从肉也禽之从肉則明著其爲走獸之總名亦指其足跡言之耳是以蜎蜎皆寓屬而从虫萬爲蟲名而從肉亦互見之文也又按寓屬康成春官注引爾疋作禺屬說文亦云蜎禺屬禺字爲疋蓋亦取肉跡之義其作寓者後世傳寫板本之或體耳不以肉取義也釋爾疋者以爲寄寓之義蓋失之矣

與辛敬堂

單說文大也从叩卑叩亦聲闕按此注云從卑非尊卑之卑字也板本於中間橫畫左旁加點謬矣辛生云此卽卑之隸體也驗卽部卽字卽字注皆作單則知此卑字卽卑之隸體作卑者也愚按卽厚也此於訓大義尤

切詩俾爾單厚毛音都但反信也或曰厚也鄭音丹盡也孔疏毛於單字自作兩解以爲天使爾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又云單厚者天使爾以厚德厚天下耳愚按孔疏云以厚德厚天下此語蓋亦不得毛傳釋厚之義蓋單卽厚也單厚二字相連猶如敦厚博厚二字相連毛恐專主此一說則致後人易啟複疊之疑故列此於第二條而先以信詒之耳實則信卽厚之實理也未有敦厚不本於信實者也自鄭箋以後乃專主盡爲訓無復見釋訓之原本矣甚矣古人師承之不苟也初未得辛生說時見惠氏校本說文單字條云單與亶同故云大般庚詁告用亶馬融本亶作單也愚按爾疋亶字前後

兩見其一云亶誠也注不言亶與單同其一云亶厚也
注云見詩疏云小雅天保倬爾單厚周頌單厥心皆訓
厚也亶儼單音義同驗周頌單厥心毛傳云單厚也鄭
箋亦云能厚其心則鄭氏於周頌單字固仍毛傳厚義
而於小雅單厚獨改云盡也未知其有所自耶抑自申
其解義耶詳毛氏小雅音都但反則單與亶音義相同
之證也故尙書音義亶字云馬本作單音同是其徵矣
合此數條則單字訓厚乃其本義其訓大訓誠猶厚義
也訓盡訓隻則漸加申釋者說經固以本義爲正耳

與友論太白詩

太白詩逸氣橫古今不待言矣顧其中有順逆乘承之

祕不可順口滑過且卽如人人習讀之圮橋詩起句虎
嘯二字飛空而來卻以一未字翻勒住則勢蓄而不瀉
也及說到報韓卻偏從不成說又以雖字翻勒住則勢
益蓄而不瀉也如此蓄而不肯瀉去然後放出天地皆
震動五字搖山掣海之筆來也識此祕妙則後句之曾
無黃石公乃掃得青空突兀耳今讀者乃但咀吮其懷
古欽英風等句是必至於平順膚庸以凡近貌其雄奇
未有不謬者也或曰廣武懷古一篇乃云有成功有古
跡此獨非開膚庸一路之句乎不知有成功有字對上
無字有古跡有字對下頽字俱是指點之神正在撫掌
黃河曲五字眼中飛躍而出豈其平膚之謂耶大約

古今詩家皆不敢直搗鼓心惟李杜二家能從題之正
面實作所以義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
倪蓋非具此胸次者亦無由而知也不然李與杜何以
得並稱乎李之沉鬱頓挫全於飛揚宕逸得之又與杜
不同耳

與友論杜詩

風簾自上鈎自字乃獨自之自也江樓對酒忽見月吐
逕自起鈎簾納之其無侍媵之人可知此自字正對末
句寡字也且此字露出自身方與末句酌酒相貫方與
五六句鶴髮貂裘相接此二字向來未曾拈出也

答劉廣文問杜題桃樹詩

因一室而推之天下因一樹而推及萬物聖賢胞與之懷稷卨經綸之量也非爲此桃樹作也拈此一物以慨時事耳故題曰題桃樹中四句皆指往日言之舊字非字正相呼吸正字總收亦從遮卽上句不斜之注腳作詩之日乃寡妻羣盜之日也迴憶小逕不斜五桃遮門之日乃天下車書一家之日非今作詩之寡妻羣盜日也蓋少陵所居之室門內有桃樹五株焉其從前承平無事時原不禁人之摘實而食也是以一入其門直見五桃當逕桃樹之外則宅門也桃樹之內則堂室也並未嘗於門之內桃之外別營一斜曲掩護之垣扉籬棘也至是當天寶亂後人自爲計家自爲謀於是乎家人

遂生防人摘食之計爲之籬垣以掩蔽之因此而入門之逕遂不得不遷就斜曲以升於堂矣少陵不覺觀今懷昔而慨然曰此小逕升堂之斜曲者何爲也哉爲此桃樹故耳其實舊日直入門直升堂並不如此之斜也不過一入門卽見五株桃樹遮其堂室而亦不妨聽其遮也秋則食實春又開花不特人我同此食實看花之境抑且鳥雀共此飛翔栖止之所萬物一體卽一居室而胞與無私之景象藹然在目也於是慨然遠想曰此正天下一家之日也非今作詩時寡妻羣盜之日也就此一物之植而俯仰今昔之感所該者非一事矣

與友人論少陵望嶽詩

向來解此詩者皆以岱宗夫如何作一問齊魯青未了作一答若此則首句直是岱宗如何四字可畢何爲中間著一夫字少陵豈有如此率爾安放之虛字等於可有可無耶此一夫字乃是實按之詞非虛字也猶言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此一夫字乃卽下文之青未了也乃卽下文通篇之盪胸層雲諸實際也蓋少陵固夙聞岱宗之高大矣今一入望乃不料其如此之綿亘無際盡齊魯兩大邦之境而其青尙未了此其故直欲上叩眞宰矣如何者仰而訝之之詞將通篇神理俱攝入一夫字中於是乎通篇神境皆少陵之眼光矣杜詩一字不輕下如此

答儷笙小牘

儷笙問蘇詩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
子由一首此詩愚有鳳翔石刻本第六句作意已違第
七句作不向秋風強吹帽皆當從石刻爲是其作不問
者字形相近而訛耳第一句亦定作盍不歸其作盍不
醉又作盍言歸者皆非也不與會者不預府中太守讌
也次句冷字第七句強字皆所謂文之心也是時先生
爲鳳翔簽判若以孟嘉爲桓溫參軍之例必與參佐同
集是強之耳此第七句一不字乃是正點題中不與會
之不字也南山之冷翠正與楚人之冷笑相激射其不
曰蜀人譏而曰楚人譏言楚以當蜀也先生初自荆楚

後集卷十一
三
一路北來筮仕於秦故以楚對秦也若云蜀人譏則淺直無謂矣

復張瘦同論聯句書

昨聯句一章既承鈔副虛懷付訂僕何敢不細加決擇以求一是然僕以爲聯句之作存諸集中者不必彼此畫一也聯句之體盛於韓孟顧後之論者猶或以爲各有刪潤況後人乎且聯句之體不足以爲精詣審矣古今人聯句惟皮陸擅場者取其清迴有味而皮集迴不及陸至聯句乃渾然不覺斯爲盛耳降及後賢未聞以聯句名家者錢韓石至欲盡芟聯句不存一首斯言固不必過泥要之其用意可謂深矣僕嘗論此事蓋非對

酒徵歌屏風卻扇之所能盡也且詞場祖述時有後先境有淺深而體裁造詣因之至於今日讀書攷證之學其多且難已倍於古人而說經訂史之文又不可闌入詩句既不欲多涉議論又不欲沾滯文字又不欲空拈風雲花月則將如何而可乎其必有深潛博厚之氣獨出於古人之所已得與古人之所未言者而又懼其離而背去也操之使存守之欲固謹之又謹無一時之敢放而又懼其規規而勿化焉甚矣其難也若聯句之作則不過一時談興與所謂屏風卻扇偶然欲書者無以異則或者短篇可以有會而長篇必不能以無疵此其大較也不過其中幸而蒙吾友之恕者十之三四焉又

幸而竊自恕者十之三四焉此而偶存一二則特記此
一日之清興如寫意之圖畫不必其盡肖所謂蟾蜍江
柱多食輒發風動氣者也是以此篇不敢寫於陸卷之
末而謹作一跋附之庶無罪悔乎若夫聯句之事誠不
可多舉久則起人觸興淋漓之想漸且無所不闌入者
皆其必然之勢雖賢者亦必蹈之也稗石存前人尺牘
冊僕所屢欲致詠而未能合一者故不得不爲此二三
章之聯句以記之幸藉諸君子清興以成此段足以豪
矣至其分寸合離豈敢自欺哉方今銳志學古孰如先
生者故敢罄陳其愚惟鑒納之幸甚

與金手山書

承示邢江同人集平山堂作漁洋生日用秋柳四首韻
并屬愚和之愚固未敢遽和及讀來詩而竊幸愚之不
和爲是也凡和詩必次韻者於古無之自宋諸家乃有
之今則遂成和詩之定式矣然此或因君父師長之作
在前爲肅將步矩之義則勉爲之不可謂非正也又或
因難字險押以見巧者此亦視其時事不可不踵原韻
而於此見機巧焉則亦可也若本無因而必依用其韻
欲就窄路出奇策則非詩道之正也蓋次韻之多者始
於蘇集矣蘇公之才力跨越今古無所不可奚以押韻
病乎然平心論之與其自謀篇自拈韻者安與勉固較
有差矣然則蘇之押韻究未免使人覺其有迹也而況

於後人乎古今文章之變歷久生新亦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者固非可以一理繩也然善用節制者毋俾太過而已必應次韻者則雖偶出奇險不以爲異不以爲難也其可以不次韻者則究以作詩之人爲本作詩之時地爲本而於韻則必依部分雖通轉尙宜慎之矣况詩之工不系乎此曷爲必蹈其難必矜其異也乎雖欲竊以此意附質於蘇集之末奚不可也

與吳蘭雪書二通

昨見尊作以陽明之言良知與孟子同論既極言其不可矣然此不惟不知孟子且不知陽明也孟子言良知卽性善之旨陽明言良知則是欲破朱子補格致之傳

耳蓋因古本大學所謂誠其意者一段在諸章之前自朱子乃移正之列於格物致知之後此定論也必不可妄矜復古者也陽明乃欲矯爲立異謂本心自有真知不待用格知之功以此駁朱子是正與大學教人之序相乖刺有是理乎在朱子補格致之傳愚自有攷證之說今且勿庸詳也而陽明之主良知乃是誤解大學之要義其可以與孟子之言良知同日語乎吾子竟未讀陽明傳習錄且於二程子以來言大學之次第條理皆未之詳考而第見良知二字以爲孟子嘗言之此則不學之弊若鄙人不言更何人直言之凡事當以聖言多聞闢疑慎言三語銘之坐右也

讀書爲文凡遇聖賢名則敬避之與尊君上無二理也
昔鄱陽洪文惠於漢碑假借尼字輒正言闢其謬誤愚
昔於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孝經開章二字注釋之歧說
亦嘗力駁其失言若韓昌黎石鼓歌敢於押韻此出於
儒者之作更不可以曲恕之至若劉越石李白之輩本
非儒者可比然即使甘於不爲儒者亦非鄉愚不識字
之蚩氓也吾輩更宜敬之慎之

答王實齋書

久不得相與析疑今見吾實齋寄所撰大戴禮記解詁
之序說雖未讀其全書然知其所引證訓義必有補於
是書無疑也惟是序云隋志以馬融增益月令明堂位

樂記三篇支離傳會此則宜慎言之愚曩見隋志此語誠不知其說何所本如樂記一篇据鄭君所言劉向別錄已有之安得以爲馬融所益乎且禮記四十九篇之名見於橋元傳不自馬融時始有之是皆足以疑隋志之非實也然陸氏經典釋文云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据此則劉向別錄之四十九篇與今所見小戴之四十九篇名同而實異此在唐初陸釋與隋志各舉所聞必實有所据而爲此言未可因今見小戴四十九篇之目而遂疑隋志之傳誤也況史記樂書所取樂記之文與今所見樂記其中又自有前後移置互異處

則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安知此十一篇非於其中又自爲連系者乎是樂記十一篇連合爲一篇又未必是小戴初刪時之舊矣究其斷取此十一篇合爲一篇出自何時何人則孔疏云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仔細不可委知者是也孔氏已言不可委知而況後人乎其隋志所謂馬融增益之說其間沿革同異如何分合本無從而詳攷何妨並存以備攷證而必毅然斥其爲支離附會則吾不敢也且在今日治經惟有於前儒所已言而未析者或前賢留未盡之緒待剖說者尙宜博攷而慎思之若此等篇次之說惟有理其舊而勿辨焉可矣大戴禮記一書頗難釐定昔吾友廬抱經一生

專力按讐之學及見其大戴技本諸侯釁廟篇雍人割
鷄屋下注小戴割鷄亦於屋上上字當作下字不知小
戴雜記篇孔疏此條實是屋上非屋下也蓋大小戴氏
所記偶有不同此條則以大戴爲正也然此諸侯釁廟
篇之一條與小戴雜記一條正是二書接筍相證處也
又如周禮六官與諸經無一處可相合證惟大戴記祭
侯之辭與梓人祭侯詞可相證也前人注釋甚罕見盧
辭之注已闕至十五篇矣其最謬者保傳篇盧注謂性
本無善此人非有鄭康成注禮之淹通而什倍其訛失
非有荀子全書之博瞻而專用其邪言吾學侶所當辭
而闕之者也昔年吾門孔生廣森亦爲是書作訓義大

約未必能及吾實齋之書也昨見武進莊進士述祖撰
夏小正訓一帙以已意辨釋訛誤極多蓋今之學者多
侈言博古而不知實作功課易詩書三傳三禮其中要
義有待研核者不知幾十倍於此而一則畏難而苟安
一則厭常而嗜異轉不肯循循下學如幼時窻下課也
吾行年八十尙每晨溫肄諸經每有剖析慎之又慎在
都門惟一辛敬堂又日勤官課不能日日同几研究渴
念之勤與厲積書此曷勝愧汗

附錄王實齋大戴禮記解詁原序

劉向別錄曰古文記二百四篇古文者孔子壁中書
也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

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又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子學七十篇文相謂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療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其目有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此禮記之所由來惟孔氏壁中之本也孔穎達曲禮疏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晉司空長史陳邵周禮論敘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此大戴之書篇數具在惟取於孔壁古文未嘗闕

人諸家也或曰壁藏之書當在先秦今禮察保傳篇中俱有秦二世而亡之語與賈誼新書同得無大戴取於賈氏書乎聘珍曰顏注漢志引家語云孔騰字子襄藏書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按史記孔鮒爲陳涉博士固在秦亡之時而子襄爲漢惠博士則亡秦久矣漢惠本紀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注云秦律敢有挾書者族然則漢惠四年以前皆是藏書之日而古文二百四篇亦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若禮察保傳諸記乃楚漢間人所爲合於二百四篇之中而爲孔氏所藏亦別有流傳在外之本而爲賈氏所取此賈書有取於古記非古記有待

於賈書也又大戴禮有孔子三廟記七篇曾子十篇
皆是古文記二百四篇中書自劉氏總羣書而奏七
略序六藝爲九種分諸子爲九流於是出三廟記於
論語之類出曾子於儒家者流此又劉氏剖析傳記
而非大戴采取諸家也今小戴禮記燦然具備而大
戴之篇祇存四十隋書經籍志謂大聖刪大戴之書
四十六篇漢末馬融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
一篇其說頗爲附會蓋因大戴八十五篇之書始於
三十九終於八十一其中又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
五六十十一四篇多出第七十三一篇隋志又別出夏
小正第四十七一篇則存三十九而闕四十六故友

離其辭以爲小戴所取耳豈知月令明堂位劉向別錄並屬明堂陰陽固古文三十三篇之內者也而樂記疏引劉向別錄云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之入禮記自劉向所見本已然矣又何待於馬融之足哉且當時古本具在大小戴同受業於后蒼之門小戴又何庸取大戴之書而刪之蓋二家俱就古文記二百四篇中各有去取故有大戴取之小戴亦取之如哀公問投壺等篇者也況大戴所闕之篇其名往往見於他書如王度記辨名記政穆篇之類皆不在於小戴記中豈得以大戴闕篇卽小戴全篇耶夫以大戴之書同是聖賢緒餘自古未立學官兩

漢經師不爲傳注陸德明不爲音義迄無定本後周
盧辨雖爲之注然而隋唐宋志並不著錄則其書傳
者蓋寡是以闕佚過半而存者亦譌變不能卒讀自
時厥後未有專家近代以來人事校讐往往不知家
法王肅本點竄此經私定孔子家語反據肅本改易
經文是猶聽信盜賊研審事主有是理乎又或據唐
宋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之流增刪字句或云
據永樂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猶折獄者舍當官案牘
兩造辭證而求情實於風聞道路得其平乎是非無
正人用其私甚者且云某字據某本作某豈知某本
云者皆近代坊賈所爲其人並無依據是直向聾者

而審音與盲人而辨色凡茲數端大率以今義繩古
義以今音證古音以今文易古文遂使孔壁古奧之
經變而文從字順洵有以悅俗學者之目然而經文
變矣經義當由茲而亡可不懼哉聘珍今爲解詁十
三卷目錄一卷與諸家所見未敢雷同惟據相承舊
本不復增刪改易其顯然譌誤者則注云某當爲某
抑或古今文異假借相承依聲託類意義可通則注
云某讀曰某而已其解詁專依爾正說文及兩漢經
師訓詁以釋字義於古訓之習聞者不復標明出處
稍涉隱奧必載原書亦復多引經傳證成其義間有
不知而闕必無杜撰之言舊說有可采者則加盧注

云以別之至於禮典之辨器數之詳壹以先師康成
緒論爲主以禮本鄭氏專門之學而其學則聘珍生
平所私淑諸人者也未免膏肓之疾難辭墨守之愆
以云有功經學實所不敢但於二千年來天壤孤經
亦可謂盡心焉爾已憶垂髫受書家父口授此經聘
珍年纔幼學迄今誦習三十餘年矣爲茲解詁藁凡
數易亦歷有年所不但稟承家學抑亦博問通人今
檢其簡札弁諸書首以誌師友淵源著書歲月庶傳
諸將來知非鄉壁虛造者也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二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送盧抱經南歸序

乾隆四十五年秋餘姚盧抱經學士祝釐北來其冬將南歸同人集方綱詩境軒各爲文以贈其行而方綱序之曰予同歲進士二百三十一人予嘗自謂抱經拔讐之精用力之篤惟予知之最詳往者乙酉之冬抱經視學湖南而予在廣東未得親送其行及壬辰春抱經南歸予未北還又不及送之至今始獲附名於諸君文後而始愧三十年之久於君之學茫乎未測其涯涘也君所校正書目甚繁予初成進士時喜讀遷固之書則借

君所授三史錄之甲戌授館職後借所授文選錄之今
君北來始讀所授周易注疏逸周書皇侃論語疏春秋
繁露鄭志五經異義馬氏意林諸書又讀其授孟子大
戴禮記然予不惟君之精且博是歎而獨歎其弗畔於
朱子也凡授讐家之精且博者皆在南宋而論樂律如
西山詒字義如北溪胥於朱門發之今之學者稍窺漢
人厓際輒薄宋儒爲迂腐甚者且專以攻擊程朱爲事
虞道園有言此特文其猖狂不學以欺人而已矣抱經
題跋諸篇謂世人於朱子因一二未安而遂并議其全
又於妄生詆譏如郭宗昌者則昌言排之宜其校正古
今虛公矜慎而不蹈流俗之弊也凡諸君之贈抱經與

以贈吳子者故不若實寫此段情事以爲之序而弗贅以詩也騷駒之歌陽關之疊古之人蓋有不能繪畫者而何詩與序之別乎

贈楊彤三序

予與彤三不相見者二十年矣乾隆四十一年冬十月彤三以泉州守計薦入都來視予明日邀鶴亭象星就予舍共話予與鶴亭同居京師不相見亦一年而鶴亭不見彤三者十三年象星不見彤三則與予同也相與握手感歎久之鶴亭與彤三兄弟交最先彤三母氏吾姨也尊甫贈公又與先大夫厚善所居城北鑼鼓巷鄰順天府廳與鶴亭俱讀書廳旁君兄弟已負文譽是時

甲子乙丑間予始與相識至戊辰後交始密每暑月君兄弟或葛衫來訪予留連日夕與天衢象星聯步城南塘葦間倚樹坐石意有所得歸而寓諸詩文抵掌論天下士尚友古賢豪以爲人生富貴之樂無以易此也天衢子表兄又與君兄弟呼爲姨夫至今病廢不出戶七八年矣彤三因言此行旋閩道出涿當往訪之馳驅宦途中能懷舊若此可以風世也矣午晴烹茗適商邱陳伯恭庶常以其先迦陵檢討填詞圖卷來請予題識遂同展觀流連竹垞阮亭諸老詞翰間其同聲吟諷之樂乃不減曩時庶常爲閩中陳觀察望之之子君至閩當語觀察以庶常日親前輩問學有進也然彤三議論佳

勝較昔亦益進其評予贈詩謂得杜法子固不敢當然
詩法上下千年必於杜是程聞閩中人家有藏宋槧吳
若本者顧若本亦不精予近注杜已得千五百餘條皆
向時注家所未及惟未獲善本校勘耳安得吾四人如
昔日聯床問業切磋往復耶因縷縷絮語問生產瑣悉
事語都無文不具贅彤三比年連守大郡有善政於所
學旣無負矣獨愧予日事鉛槧無毫末補也然猶勸彤
三鶴亭自理舊作而附予論次之吾輩年皆長大相呼
字者已少實相警勉者益更少矣豈獨詩文哉習氣未
除耳彤三歷官閩浙湖山數千里聲馳海表不以爲豪
而以二十餘年不得今日四人挑燈聚話爲足樂故筆

之爲贈行序借記體

送謝蘊山之任揚州序

子嘗讀歐陽子有美堂記而疑之梅公儀之守杭也仁宗賜以宣化撫俗之詩而公儀取其首句以名堂此豈僅以湖山觀聽之爲美乎吾謂爲之記者當惕以美之不易有而冀其持盈保泰形民以勤儉也豈以歐陽子而不及此耶南康謝子良璧以翰林編修出守鎮江越二年移守揚州又四年秩滿入覲出其公暇所爲筆記相質子最取其郡守題名記深感於化民成俗之不易謝子可謂知治本矣揚之繁麗名勝不減於杭而其所爲堂者名之曰寄餘不惟不敢以文字之長自詡且不

敢以民康歲稔爲已足而益早夜孜孜求其所以報
主而盡職者然則子之送謝子也其可僅以詞章之末
憑眺之事爲言乎方今 聖化漸濡士日醇而習益厚
昔之所謂竹西歌吹紅橋煙月者今皆爲一二學人根
柢經術之地子旣嘗於送任禮部王翰林詩中言之况
乎今之送吾謝子哉至於謝子與子景仰前賢翰墨流
風有同嗜焉是又具於別幅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言
固各有當也

送周鞠人南歸序

送歸者於介壽出之則其境真矣介壽者於書畫得之
則其味長矣鞠人周子來遊於蘇齋今年四月上旬禮

聞將揭榜予方切望其中式而鞠人惟以其尊人涉春先生六十慶筵欲書其翰墨高致以代祝辭自古一門書畫兼長者無若米家父子每想小米隨侍鑒定多在其未上敷文閣之前而三米蘭亭退谷硯山齋所藏已非真矣人生最難得者未中第時得娛親於依仁游藝間此鐘鼎之榮所不能易者也況乎守愛蓮之理學承胡靜之文編篤古而日有心得者耶他日涉春先生七袞八裘以後更積慶筵得值鞠人登瀛乞假篋祝詞多篇以爲侑觴之助迴思今日未必不以此淡寫數言爲得味也遂書此以贈其行

送劉端林歸寶應序

寶應劉生學廣而氣醇吾嘗謂今世後進之士攷訂禮經者必於生屬焉故於其歸而發之曰吾所謂訂禮經者非謂禮有所未安有待於釐次之也昔者朱子嘗作通解矣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後來戴山劉氏亦嘗首夏小正而附月令矣次丹書而附王制矣稽之於禮合乎曰是有辨也楊信齋固言之矣曰近世儒生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此蓋所值之時不同而其所挾之弊亦異也今之爲儒者不審朱子之用心而動援古自飾曰朱子亦嘗云爾此所謂舛也且焉有儒生而議王朝邦國之禮者哉吾所屬望於生者則欲考其篇目章句而已然而又有所

不可者如管荀賈子之書皆禮文所散見者因而掇拾
移補則不可也又以某之錯簡當置某篇某句當屬某
篇則僭忒之心生焉又大不可也經禮曲禮有秩然可
分者少儀內則之類是也有不可分者玉藻大傳之類
是也如必以一人之意類次而輯定之則亦不可也去
此諸不可者而因訓故著錄以討求其先後類記之所
以然因以得先聖制作之精意則庶乎得禮之宜矣凡
今之士先務在於平心不爲苟得而已故書以爲生贈

送顧文子進士歸興化序

歲庚子辛丑禮部疊奏貢士於

廷蓋

天子壽考作人加甲乙科海內窮經篤古之士應

昌辰而蔚起其在庚子

恩科方綱所知者則嘉定錢塘漑亭高郵李淳成裕其
在今辛丑正科則歸安丁杰小山興化顧九苞文子其
尤著也錢李皆方綱前秋所得士而丁顧皆方綱執友
又寓居同巷晨夕過從者是以知之視錢李尤詳而文
子舉鄉試出予門人吳學齋編修之門其視予益親而
予益畏其學之專且厚也今之精研三禮者吾最許寶
應劉端林端林之於三禮也視文子之用力似分軌而
實合轍蓋端林之意在於證經而文子之意在於翼注
皆學人所難能者而翼注之力尤爲強毅而縝密也其

於賈孔也什之九信之什之一或弗信之其於大夫司農也所已發者意得之所未發者亦若意得之蓋其致力在墨守鄭氏而已去年秋小山將屬兩峰羅君畫鄭公象與予往復論逢掖之制以爲深衣近是而任禮部子田遂爲深衣考一書以詳釋之子田文子邑人也今亦將歸矣秋初小山亦將言歸荒江老屋之間所得必更多於城市庶期異日者二君謁選北來相與對榻出其所得補正前賢之所未備雖寡陋如予者亦得津逮膏馥以自充廣其樂何如也子田小山行亦有日矣輒以此言先之

送董曲江歸平原詩序

壬寅秋平原董寄廬先生將東歸其同年友大興翁方
綱與其鄉人歷城方昂坳堂爲茗疏於城南東湖柳村
之崇效僧舍於是獻縣紀茶星昀宛平張晴溪模鉛山
蔣定甫士銓新安程戴園晉芳歷城周林汲永年餘姚
邵二雲晉涵欸洪素人樸汪詒彝啟淑桐城吳華川詒
豐湖口周載軒厚輟錢塘吳穀人錫麒或以舊侶或以
新知皆相與戀別述懷徙倚蕉桐之陰歡言竟日而不
能去寺於聖安寺爲西隣迴憶漁洋方山諸公饒念東
侍郎於聖安寺在康熙庚申冬至今百有三年矣聖安
金元古蹟一無存者而此寺猶有王覺斯田山薑題字
及竹垞漁洋諸前輩題卷今日之樂何啻百年前諸老

宿優游笑語時也方綱與先生同舉於鄉又同成進士
讀中祕書冉冉三十年於茲而先生年最長其於詩文
師法淵源粹然醇且正今且課孫娛老紬德水杜亭之
緒言追維曩日寓居紀侍郎之東齋相與掀髯抵掌淋
漓浩唱於酒闌燈灺間者此味依依如昨也時雨霽經
旬菊籬初蕾西郊數峰如畫秋光在濃淡遠近間他日
作舊雨草堂圖者當補此一幅矣於是諸君子相和爲
歌詩以記之而方綱爲之序

送張肖蘇之汝陽序

卽墨張孝廉將之汝陽過予論文自言嘗苦多病旣而
持舊簡紙屬書數言爲贈愚方憊然思無以益吾子者

人皆以爲遲也吾昨與桐城姚夢穀語及此夢穀作色起立曰先生獨不能止其出邪夢穀之意蓋以爲絜非家居旣久文旣醇且肆當益篤力著述耳吾於己酉秋始得識絜非歎其樸厚淵粹如其爲文及反覆讀其文所著保甲諸篇尤深切於經濟知其卽當見諸實事矣明年絜非謁選來京師得廣東之吳川

天子特命改知夏縣絜非攜二子載書數簞單車之官宛然所爲文之本色也邑爲涑水所經司馬公祠墓在焉唐魏勤儉之遺俗猶有存者予將相屬以訪求溫公布衾之銘知足齋之題字潞公溫公對論之遺跡是又皆與吾絜非之所學交最以勿諉者絜非又寫其所爲

文留於子齋以相印證吾故舉其筮仕之初

天意之因篤土風之淳美若皆與樸學適相資者他日重見夢穀當共理此言相視而一笑也

送陸鎮堂知絳縣序

天道不可盡知而人事不可不盡知然人事有不可推而知者春秋是也天道有可推而知者易是也吾友陸子鎮堂嘗謂春秋無例而易有例予謂此言若有所會者然而於易言例有不能盡該者非道之不能該也人不能也故曰天道不可盡知也予與鎮堂幼同學壯同遊其居家孝友審物情而達事理宜其於人事所應得者無不備得矣然而年將五十始成進士艱於育嗣奔

走衣食以養母學淹今古而不以文詞名卽其於易尤深而亦不肯有所著述予昔於其五十誕辰時已寓詞勸之鎮堂仍謙抑而弗宣也予少鎮堂一歲於經涉世事精義析理不及鎮堂十之二三往歲同在粵中嘗以暇日共論行已接物之方至今用之未竟其後鎮堂之關外之山東及予再使江西不得同研席者數年而吾二人齒益加長矣及未幾時而鎮堂謁選得絳縣奉壽母以涖厚俗臨別又稍出其所釋十一卦者以略見其槩且曰例未備也夫人事與天道一也士當讀書日恨不能悉出所蘊以見於世及其逢時得地相其勢審其宜而爲之豈必事事備盡所施哉夫且有欲求備施而

轉泥者焉絳古邑也民淳而訟簡正不以多立科條爲能事而以奉承 聖化涵濡教養爲功也於是鎮堂向所期其效者今將皆獲效焉而其於易也蓋庶幾矣壽母有孫康強逢吉異日得以稍暇相與共論天人之應俯仰今昔蓋待其既定而驗其胥合也抑又何不備之有乎吾門魯子純之與鎮堂談易最契作說易一篇送之故予亦因而有言

送吳石亭視學安徽序

石亭編修奉使視安徽學政於其行也握手而相告曰吾所得士膺此使者及子而四矣琢堂之於湖南儷笙之於河南吾皆未得親送之今將何以贈子客曰昔雪

門之便楚也先生舉長沙詩法贈之今亦將述黃海天
都之詩脈歟予曰未也客又曰安徽昔得竹君爲學使
先生以粵東金石與之相易然則必舉姑孰潁上之古
刻以爲言矣予曰未也上江經訓文辭之藪也邇者大
江南北之士頗皆知俗儒兔園冊子之陋知從事於注
疏矣知研習於說文矣而徽國文公之正學邇之在日
用行習之地慮或有轉事高談漢學而卑視宋儒者其
漸不可不防也往時學者專肄舉子業於訓詁攷證置
之弗講其弊固已久矣今則稍有識力者輒喜網羅舊
聞博陳名物象數之同異以充實爲務以稽古爲長是
風會之變而日上也而此時所最要之弊則在於扶樹

宋儒程朱傳說以東漢唐諸家精義是所關於士習人心者甚鉅吾昨在山東每按一郡輒首舉此義以提唱多士冀吾學侶之同之也而吾石亭校讐天祿出膺是任於經術淵源孰籌於胸非一日矣其必於吾言有符合焉故於此行也不以詩而以序

送羅兩峰南歸序

兩峰羅子三至京師先後二十餘年今其嗣君自揚州奉親南返同人多爲詩以贈其行憶壬辰春予初試兩峰於蘄石同年之木鷄軒蘄石指目之曰見此君如見壽門也蓋壽門孤子性成於詩不作長篇亦不作一近人語獨兩峰學其詩書畫抱其前後遺集欲并梓之是

可感也既而兩峰南歸又再北上所居邇江遊集之區
昔人所謂煙月文章者兩峰顧不甚泥之而於杭人丁
敬身金壽門諸人吉金貞石摩挲攷訂之癖若針芥若
膠漆其來都門嘗一寓竹井之獨往園蕭然淡對若退
院老衲者或與子商確一二舊銘款識冷僻寂寥求無
味中之味又非詩書畫之所得而盡也今一旦襍被策
蹇而去而竹井擲石諸人皆已不可作惟余與味辛梧
門二三淡交出貧苦語以充其行囊是又贈行詩之無
可著筆者善尋筆意者其在此無可著筆處耶兩峰笑
曰此禪偈也遂書以爲序

送伊墨卿郡守之官江南序

墨卿之再領郡也

天子灼見其前日之用心矣而此後所以力圖報稱者方於是益深也出都之日同人皆擬作贈言而江城視膳之圖適成將何以摹揣而曲傳之歟墨卿而歲寓京師與吾輩談藝題襟無一夕不寤結趨庭之樂也今得江郭名區日承溫清則比年來見於酬唱者胥歸實際庶幾於此圖也皆此日贈言之要義乎然仍有未盡者光祿公之來就養也非其地勝之謂謂其驅馳夙夜足以自效者且自茲始也江城河壩皆財賦要區民之利病吏之臧否風俗之淳澆視乎守土者精心毅力以整飭之一平反之當則爲之加餐一舉劾之公則爲之伸

睂至於光祿公怡愉安閑坐竹石以參梵化而江城之
庶績底釐也不待言矣其不知者乃謂知交之贈處卷
軸之題詞有以致光祿公之歡顏而舉酌也是固可以
勸同輩之爲文者而猶非文之心也夫

送吳生序

乙亥冬吳子蘭雪將歸江西客曰子於蘭雪相知深矣
今其行也未知何時能復來獨無一言可乎子曰殊歎
然耳昔歸熙甫歸江南旣登騾車矣有門人以李獻吉
文來質熙甫爲誦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一篇至數十
遍僕夫催行而熙甫誦不輟予每愛此致以爲別緒之
最足記者此前人事也憶乾隆壬辰春予甫自廣東旋

役歸謝蘊山出守鎮江其明日首塗矣亟來爲別是夕
與馮魚山聯句子爲略疏其章法至漏下四鼓蘊山歎
曰不圖今夕大悟詩理其後每與蘊山書必縷及此夕
語已酉秋予自江西滿任歸行李僕從皆入舟矣惟魯
習之在几側不肯去適吳興丁小疋來予曰難得此共
質經義也因舉鄭氏注數條相辨說至午乃別今蘭雪
寓鄰巷二年矣未嘗以學相質也況今日乎雖吾懷歉
然奈之何哉卽書此以爲序